

性理精義

冊三

合 理 的 理 想

三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九

性命類

性命

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自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謂

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  
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  
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  
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  
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  
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  
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禹有天下而  
不與焉者也

**纂**明道程子言性此章最盡開首言氣即性而所  
稟有善惡此氣稟之性也然又言非兩物相對而  
生則是本善而已此天命之性也以下皆發明此  
意氣稟之性不可謂非性然已非人生而靜以上  
之本源矣若論本源則易所謂繼善孟子所謂性  
善是本則天之命者豈與惡而相對乎有繼善必  
有戊生猶水有源必有流流之清濁如氣稟之善  
惡也及澄治而復其清則是水之本然而已水無  
加於本然之清性豈有加於本然之善哉水之本  
無清濁之相對性之本又豈有善惡之相對哉末

乃言聖人之脩道立意教者  
莫非順人性自然之意

○天之付與之謂命稟之在我之謂性見於事物  
之謂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  
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而言  
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无妄天性也萬  
物各得其性一毫不加損矣○醫者不諳理則處  
方論藥不盡其性只知逐物所治不知合和之後  
其性又如何假如訶子黃白礬白合之而成黑黑  
見則黃白皆亡又如一二合而爲三三見則一二  
亡離而爲一二則三亡既成三又求一與二既成  
黑又求黃與白則是不知物性古之人窮盡物理  
則食其味嗅其臭辨其色知其某物合某則成何  
性天有五氣故凡生物莫不具有五性居其一而

有其四至如草木也其黃者得土之性多其白者得金之性多

此章以物性言之則人性可知蓋緣五氣和合之後能變其初此所以參差雜糅而美惡不齊也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揚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移

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  
自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他不可移不得性只  
一般豈不可移却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  
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少成若天性習  
慣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言孔子曰性相近  
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愚非性也不能  
盡其才也○問韓文公揚雄言性如何曰其所言  
者才耳○問性如何曰性卽理也所謂理性是也  
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  
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  
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  
而後非又問佛說性如何曰佛亦是說本善只不  
合將才作緣習又問說生死如何曰譬如水漚亦

有意思又問佛言死生輪迴果否曰此事說有說無皆難須自見得聖人只一句盡斷了故對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佛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是也彼安知此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人性至靈却斲喪處極多

呂氏大臨曰蔽有淺深故爲昏明蔽有開塞故爲人物稟有多寡故爲強柔稟有偏正故爲人物物之



與性人異者幾希惟塞而不開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繫乎此

李氏侗答朱子書曰來諭以謂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個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擴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卽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爲此

理惟人獨得之卽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

朱子曰天命之謂性命便是告劄之類性便是合當爲底職事心便是官人氣質便是官人之所習尙或寬或猛情便是當廳處斷事便是發用處性只是仁義禮智所謂天命之與氣質亦相滾同纔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天命之性本未嘗偏氣質所稟却有偏處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然仁義禮智亦無闕一之理但若惻隱多便流爲姑息柔懦若羞惡多便有羞惡其所不當羞惡者且如言光必有鏡然後有光必有水然後有光光便是性鏡水便是氣質若無鏡與水則水亦散矣謂如五色若頓在黑多處便

都黑了入在紅多處便都紅了却看稟得氣如何  
然此理只是善既是理如何得惡所謂惡者却是  
氣也○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而  
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之所以爲  
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物物各有則者言之合  
而言之則天卽理也命卽性也性卽理也○問命  
之不齊恐不是真有爲之賦予如此只是二氣錯  
綜參差隨其所值因各不齊皆非人力所與故謂  
之天所命否曰只是從大原中流出來不是真有  
爲之賦予者然詩書所說如帝乃震怒之類所謂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便是有主宰意問大哉乾  
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萬物盈乎兩間  
生生不窮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風雷之所以

鼓動山水之所以流峙皆蒼蒼者實有以主其造化之權耶抑只是太極爲萬化樞紐故自能如此曰此與前只是一意○問天命曰上蔡云理之所自來性之所自出此語自是子貢謂夫子言性與天道性便是自家底天道便是上面一節上面有箇腦子下面有許多物事徹底如此○生之理謂性○性天理也理之所具便是天德在人識而體之爾○問天地之氣當其昏冥駁雜之時則其理亦隨而昏冥駁雜否曰只是氣自如此又問若氣如此理不如此則是理與氣相離矣曰氣雖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則此理寓於氣了運用都由此氣却是氣強理弱如大禮赦文一時將稅都放了相似有村知縣硬自捉縛要納緣被他近了更自

叫上面不應便見得氣粗而理微又如父子若子不肖父亦管他不得聖人所以立教正是要救這些子○問氣質有清濁不同曰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事事曉者其氣清矣而所爲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不醇也有謹厚忠信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皆達於理則是其氣不清也推此求之可見○人生而靜天之性未嘗不善感物而動性之欲此亦未是不善至於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方始是惡故聖賢說得惡字煞遲○答何叔京書曰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因天理而有人欲則可謂人欲亦有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中本無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

生出人欲來程子謂善惡皆天理

此句甚可駭謂之惡

者本非惡

此句便都轉了

但過與不及便如此所引惡亦

不可不謂之性意亦如此○問程子云天下善惡

皆天理何也曰惻隱是善於不當惻隱處惻隱卽

是惡剛斷是善於不當剛斷處剛斷卽是惡雖是

惡然源頭若無此物却如何作得本皆天理只是

被人欲翻了故用之不善而爲惡耳如放火殺人

可謂至惡若把火去炊飯殺其人之所當殺豈不

是天理道理有背有面順之則是背之則非緣有

此理方有此惡如溝渠至濁當初若無清冷底水

緣何有此○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

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

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孟子說才

皆是指其資質可以爲善處伊川所謂才稟於氣  
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此與孟子說才小異而  
語意尤密不可不攷○退之論才之品有三性之  
品有五其說勝荀揚諸公多矣說性便以仁義禮  
智言之此尤當理說才之品若如此推究則有千  
百種之多姑言其大概如此此正是氣質之說但  
少一氣字耳○問氣質之說起於何人曰此起於  
張程某以爲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  
曾有人說到此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  
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孟子說性善但  
說得本原處下面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  
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  
則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

之說泯矣○性者萬物之原而氣稟則有清濁是以有聖愚之異命者萬物之所同受而陰陽交運參差不齊是以五福六極值遇不一○問先生說命有兩種一種是貧富貴賤死生壽夭一種是清濁偏正智愚賢不肖一種屬氣一種屬理以某觀之兩種皆似屬氣蓋智愚賢不肖清濁偏正亦氣之爲也曰固然性則是命之理而已○問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性所指謂何曰此性字指氣質而言此命字却合理與氣而言蓋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旣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必求得之又不可謂我分可以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爲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命也有性焉此命字專



指氣而言性字却指理而言大凡清濁厚薄之氣皆命也所造之有淺有深所遇之有應有不應皆由清濁厚薄之分不同但其命雖如此又有性焉故當盡性大抵孟子此語是各就其所重言之所以伸此而抑彼也○天之所命固是均一到氣稟處便有不齊看其稟得來如何稟得厚道理亦備嘗謂命如朝廷誥勅心譬如官人差去作官一般性譬如職事天生人教人許多道理便是付人許多職事道理只一般職事亦只一般氣稟如人有能守職者有不能守職者貴如官高者賤如官卑者富如俸厚者貧如俸薄者壽如兩三年一任又再任者夭如不得終任者朝廷差人作官便有許多物一齊隨來